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七回 自安尋友三官廟

卻說余謙一見自安走出來，趕奔前來，舉起雙斧分頂就砍。自安手無寸鐵，見來勢凶猛，將身往旁邊一縱，已離丈把來遠。自安說道：“余大叔，且暫息雷霆，我實不知情由，慢慢講來。”余謙道：“我主僕二人落在你家裏，我先醉臥，我主人同你飲酒，全無蹤跡，自然是你謀害來；你祇推不知，好匹夫那裏走！”邁步趕來。祇見鮑金花手持雙刀，從房裏跳將出來，喝道：“好畜生，怎敢撒野！你主人以棍傷我手腕，你今又以斧傷我父。莫要行凶，看我擒你！”金花、余謙二人乃在天井中刀斧交加，大殺一陣。鮑自安見女酒尚未醒，聽見女兒說“以棍傷我手腕”，一定是女兒偷往前邊，計較比試之時，被駱宏勛打了一下。素知女兒總不服輸，變臉真鬥；駱宏勛乃是精細之人，不肯與他相較，隱而避之。遂遠遠向著余謙打了一躬，說道：“我老頭兒實在不知，乞看我之薄面，暫請息怒，待我尋大爺要緊。”又喝金花道：“好大膽的賤人，還敢放肆！”余謙見鮑老陪禮，又喝罵女兒，遂兩下收住兵器。自安問女兒道：“你方纔說駱大爺棍傷你手腕，你把情由慢慢講來。”鮑金花含怒道：“女兒聞他英名蓋世，特去領教。他不識抬舉，大膽一棍，照我手腕傷之，至今疼痛難禁，已成青紫。又被女兒持刀爭鬥，伊越房逃入空山去了。女兒之氣方纔得出，余謙這畜生反來撒野。待我先斬其僕，後斬其主。”說畢，又舉刀要爭鬥。鮑老大喝道：“好賤人，還不回房，等待何時！駱大爺係何等英雄，不肯與你計較，豈怕你而避。但空山之上有三隻大蟲，往往傷人，駱大爺如有些損傷，叫我怎見天下之義士！”金花被父禁責，含怒回房。余謙聞說空山有三隻大蟲，大爺如避其山，必然性命難保。不由的大怒，罵道：“明明串同共害，做出這些圈套。我總與你拼了這條性命罷了！”鮑自安道：“大叔錯想了，我若有心相害，你先醉臥之時久已謀害了，還待你醒來？我們閑話少說，莫要耽誤了時刻，速速著人上山找尋大爺要緊。倘有不測，大叔再罵不遲！”余謙道：“且容你去尋找，如有損傷，回來再與你講。”余謙這一吵鬧，後邊所用四十個男女、前面听差的一百英雄，俱皆驚起問信。鮑自安帶了二十個听差之人，開放大門，往空山而來。前前後後、左左右右，尋找了兩個周圓，不見蹤跡，心中甚是驚慌。又想到：“即被大蟲之害，到底有點形跡；且駱大爺英明之人，即遇見隻大蟲，也未必就遭其害。”尋來找去，天色已將發白，來到三官廟前。鮑自安道：“有了消息了，消安師徒夜夜在山捕虎；再者見人必然動問，或者知道駱大爺去向亦未可知。等我問他一問。”遂上前敲門。黃胖在廚煮飯，消安起身開門。一見鮑自安一臉愁容，帶領了二十餘人，忙忙問道：“老師，今夜遇見一人否？”消安道：“莫非駱公子？”鮑自安大喜道：“正是。”消安道：“現在殿上吃茶呢。”鮑自安一眾人進內，消安將門關閉，來至大殿，駱宏勛早已迎出。鮑自安向宏勛謝罪：“小女無知，多有冒犯，幾乎把老拙嚇死！”駱宏勛道：“山中步月，幸遇長老師徒；又蒙賜齋，故未回房，使老參受驚。有罪！有罪！”鮑自安道：“我所懼者非別，此山有幾隻大蟲，恐驚大駕。”駱宏勛遂將消安師徒英勇，世上罕聞說之。消安道：“蒙菩薩暗中護，故而擒之，非愚師徒之能也！”

正說之間，黃胖飯菜已熟，捧上大殿，鮑自安同食。須臾吃畢之後，鮑自安道：“惡蟲已經令賢師徒除害，慈願已遂，真喜事耳！舍下今備菲酌，請大駕過舍，一則與老師賀喜；二則與駱大爺相談！”消安道：“愚師徒戒葷已久，恐席上不便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曉得，曉得！自有素筵款待。”又道：“虎肉乞賜些須，令人庖制，奉敬駱大爺。”消安道：“有，有，有！後邊現臥三隻，愚師徒要他無用，居士令人剝下皮，盡皆取去。”鮑自安命隨來之人，拿利刀刺剝後拿去。消安、駱宏勛先行，消安又分付黃胖：“等候大蟲剝完，鎖上殿門，再赴居士家領齋。”說罷，二人同鮑老出廟而行，直望鮑府而來。駱宏勛在路暗想：“余謙這個匹夫，難道醉死了！鮑家許多人來尋找，反不見他。”

及至鮑家莊上，天已早茶時候。過了護莊橋，祇見余謙手持雙斧，在大門外跳上跳下，在那裏大罵。駱宏勛道：“這匹夫早晨又吃醉了，不知與何人爭鬧？”鮑自安道：“夜間若非老拙躲閃得快，早為他斧下之鬼！”將夜間吵罵之事說了一遍，“在我房外怒罵，我不知道，問其所以，方知小女得罪，大駕躲至空山。恐大蟲驚嚇大駕，哀告余大叔暫且饒恕，讓我帶人尋找；倘有不測，殺斬未遲，他老人家纔放我出來。至今不見大爺回來，祇當大爺受害，故又跳罵了。”駱宏勛道：“有罪！有罪！待我上前打這畜生。”鮑自安道：“我與大爺雖初會，實不啻久交，那個還記怪不成！正是余大叔忠義過人，膽量出眾。非老拙自贊，即有三頭六臂之徒，若至我舍下，也少不得收心忍氣。余大叔今毫無懼色，尚拼命報主，非忠義而行麼？且莫攔他，倘看見大爺駕回，自不跳罵了。”離莊不遠，余謙看見駱大爺同二人回來，滿心歡喜，住了跳罵，遂垂手侍立等待。三人走到門首，鮑自安向余謙道：“余大叔，你今主人今日好好的在此，你可饒了我老頭兒命吧！”余謙道：“該死，該死，得罪，得罪！”亦隨了進來。三人到了內客廳，重又見禮，分賓主而坐，家人獻茶。吃茶之時，黃胖同了剝皮人眾俱進來，擔了多少虎肉。鮑自安將黃胖師父請上客廳序坐，分付將虎肉挑進廚房烹調。又分付：另整備一桌潔淨齋飯。分派已畢，陪人坐談。駱宏勛道：“空山低小，且離江不遠，人跡閑雜之所，如何存得三隻大虎？”鮑自安道：“此虎來日不久，約計三個年頭，乃柴缸上載來一隻雌虎，至此卸柴躲避下來。哪知他腹內懷孕，後來生下兩隻小虎，因此成其三隻。今被二位老師一同除此一方之害，功德無量矣！”

正敘談之間，門上人進來稟道：“啟老爺得知：看遠遠來了六騎牲口，花振芳老爺、娘子等五人，還有一位黑面紅鬚卻不認得，將近已到莊前，特稟老爺知道。”鮑自安大笑道：“來得正好，大家一會，亦可謂英雄聚會了。”便問消安師道：“山東花振芳，老師可會過否？”消安道：“雖未會面，卻聞名久矣！”鮑自安道：“那一位黑面紅鬚，卻是那個？”駱宏勛道：“既與花老爹同來，必是世兄任正千了。”鮑自安道：“一定是任大爺無疑矣！消安師少坐，我同駱大爺出迎。”消安道：“既是二位出迎，我師徒豈有坐待之禮，大家同去走走。”於是四個人同至大門。究竟不知會見有何話說，且听下回分解。